

啓示錄注釋 下冊

巴 克 萊 著
張 景 祥 譯

巴克萊 著 張景祥 譯

啓示錄注釋（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青年事工委員會 發行

巴克萊中文聖經注釋

啓示錄注釋(下) 修訂版

The Daily Study Bible
—The Revelation of John
Volume II

著者：巴克萊

譯者：張景祥

校譯：廖上信

再版校譯：張立夫

發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

地址：台北市長春路八九一五號

電話：五一—五二八六—九

郵政劃撥：五六九九·帳號：總會TKC

出版：人光出版社

地址：台南市青年路二七四—二三號

主後一九七九年(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初版

主後一九八四年(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再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壹伍肆玖號

巴克萊博士終生愛主愛
人高舉真理信揚福音
事主如同向日葵至死
忠心如今與主永恆天
庭

高俊明
謹書

修訂版序

一本聖經注釋書的出版代表著一股的信念：聖經是上帝的話；藉著適當的了解這本書，必能尋著上帝的旨意來生活。啓示錄這本書曾經被使用來做為與此書作者寫作目的完全不同的用法，甚至有人隨意解釋此書的經文來符合自己的意見。像這樣一本書更需要合適的注釋書來幫助信徒正確的瞭解它。

本書第一版於一九七八年出版，兩年後已經買不到該書了，本來早就想修訂再版，一直未能完成，本書的修訂承蒙陳南州牧師完成導論部份，其餘乃內人鄭慧姪女士利用閒暇之餘逐一修訂，才能於此時付梓出版，在此一併感謝！

長老教會總會

青年幹事 張立夫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

第六章

• 印的開啓

我們現在接下來的這一段，要將書卷裡的「印」(seals)逐一打開；在每打開一個印時，歷史的景象同時會一個個地展示在約翰的眼簾。

研究這一段經文，我們不能忽視一件極重要的事實與觀念，那就是猶太人將時間分成兩個時代：「現今的時代」——完全掌握於邪惡與破壞的勢力中；越過現今的時代——才有全部的變革與醫治，這就是「那將要來的時刻」——亦即是上帝的黃金時代。然而，介於這兩個時代之間，會有一段可怕的時刻，那就是審判和全然毀滅的時刻、是恐怖的降臨、是末日的記號。這些就是約翰在他的異象中所看見的末日景象。在新世界來臨之前，現有這個世界會消融。這一切將要發生的事，都歷歷如繪地展示在約翰面前；在這一系列的異象裡，約翰看到了末日時刻的進展，就像我們對時間進展的了解一樣。

探討這一段的細節之前，我們應先注意一個重點：這些異象的第一段始於啟示錄六：1-8節。英文欽定本(Authorized Version)——貫地重複著一個翻譯上的錯誤，這錯誤是根據希臘原文的——

個形式而來，就是在啟示錄六：1、3、5、7節描述四個活物一個個每次開啟一「印」時，就輪流說了一句話：「來，並觀看！」（Come and see）但在所有最佳的希臘文手抄本裡，卻沒有「我就觀看」（and see）字，只有簡單的一句「來」（Come）而已，因為這句話並不是對約翰的邀請，不是邀請他來觀看；而是對四匹馬和其騎士的一種召喚，要他們一個接一個地來進入歷史的舞台。這四活物乃是嗶嘯啁（Cherubim 服事上帝的天使），環繞著寶座；他們的工作是召喚某些上帝的使者，出現在這舞台上，表演上帝神聖的作為及宇宙終末的劇情。

• 四匹馬和其騎士

六：1~8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

聲音如雷，說，你來。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着弓，

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

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

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着天平。

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

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着他。

有權柄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解釋這個異象之前，有兩件基本要點須先說明：

「我們要知道：這一個異象的起源是在先知書撒迦利亞六章1至8節。在那個異象裡，撒迦利亞看到四匹馬，乃是「天的四『風』」（譯者按：此處的風在原希伯來文乃有靈之意），是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的。」（撒迦利亞六：5）。

撒迦利亞書中，這些馬代表著四個有能力的風，上帝讓他們任意在地上走來走去、挾帶著一股強烈

破壞的風；這些馬，是上帝的憤怒與報復惡人之代理者。這幅景象，就是約翰異象的源頭。然而，約翰並不記錄相同的細節；當這個舊的異象臨到他時，約翰獲得了一個新的形式。不過我們要記得：兩個異象的基本原則都是一樣的。對約翰而言，這些馬和其騎士，也是上帝審判報復的工具。

二、我們必須說明我們想要使用的釋義方法（這種方法是將要繼續使用的）：這四匹馬和其騎士，是代表四種巨大的破壞力量，於末日之前，被上帝差遣，用祂的聖怒來抵擋邪惡的世界。正如我們所見所知，約翰看到的這些力量，確實曾在這個世界持續發生過，因他曾活在一個動盪且混亂的時代裡；那時代的世界似乎是一個被瓜分的世界，地上似乎籠罩著一層恐怖與驚駭。這些馬匹和騎士們，乃是破壞的力量與憤怒的代理者；這些言辭沒有指明是代表歷史上的任何人物；但是在約翰所想的是那當代悲劇與混亂之歷史事件與人物；他也看到了許多象徵與預兆，顯示將要來臨的毀壞與其毀滅的形態。

我們釋義的方法，既已定義：每匹馬就代表一種破壞力。接著，便可能找出約翰當時描述之歷史和事件的情況。我們繼續更深遠的探討，就會發現：約翰不只一次用圖畫和概念來描述，說明終末之種種異象。

• 征服之白馬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着弓，

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

當七個印一個個被開啟時，都有一項新而可懼之事降臨地上。第一件可怕的事，是在一匹白馬和其騎士的形式下被描繪出來。這白馬和其騎士所代表的是什麼？他們象徵著什麼？已經有兩種解釋被人提出，但其中一種是十分錯誤的。

一、有人以為這位騎在白馬上的騎士，不是別人，乃是勝利的基督祂自己。這個說法的產生是由於一些解經家把這個景象與啟示錄十九11、12節的景象牽連在一起所致——在那裡提到有一匹馬和在其上的騎士他被稱為誠信與真實的，他頭上被帶上許多冠冕，祂就是勝利的基督。但要注意的是：本段經文所指的冠冕，並不同於第十九章所指的冠冕；此處的冠冕原文是叫史蒂凡諾斯（Stephanos，是指勝利者的冠冕）。至於第十九章那兒的冠冕，是稱為底亞得馬（diadema，是指王室的冠冕）。在這裏讓我們學習到的是：這段乃是訴說悲哀之上的悲哀、災難之上的災難（*woe upon woe and disaster upon disaster*）：至於復活和勝利的基督之任何畫像，全然不在裡面。這段經文的景象並不

在說勝利的基督之來臨，而是在說上帝的憤怒之恐怖臨到世上。

二 因此十分清楚地，這匹白馬及其騎士，乃是代表着在戰爭中的征服：當一位羅馬帝國的將軍在舉行一項勝利慶典時，他遊行通過羅馬的街道，展示他的軍隊攜帶俘虜及戰利品；他的戰車是用白馬拖着，因為白馬象徵着勝利，「白馬」代表着勝利的軍國主義與征服的慾望——那是從過去直到目前一個偉大和野心的帝國的特色。

但是正如我們對這段導言所說的，約翰以未來的預言在隱喻着目前的情景，這是我們可以認明的。這位在馬上的騎士，在他的手上握着一支「弓」。在舊約聖經裡，弓常常就是軍隊力量的記號。耶利米書五十一章五十六節說：「這是行毀滅的臨到巴比倫，巴比倫的勇士被捉住，他們的弓折斷了。」弓在此就是代表着他們的軍事力量。「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斷以色列的弓」（何西阿書一：5），上帝就是這位「祂止息刀兵，直到地極。祂折斷槍、把戰車焚燒在火中」的上帝，祂的攻擊是人的軍事力量無法抵擋得住的（詩篇四六：9）。但是有個特別的景象，羅馬人和所有住在亞細亞的人，立刻確認這個景象，就是羅馬人所畏懼的敵人——巴西亞人的武力。（譯者註：巴西亞「*parthia*」是在裏海東南方的古國）巴西亞人住在羅馬帝國極東的邊境上，常騷擾羅馬帝國。主後六十二年一項空前未有的事件發生了：一支羅馬軍隊不得不向巴西亞王倭羅吉西斯（*Vologeses*）投降。這是在歷史上罕有的羞恥，不名譽臨到了羅馬軍隊。現在巴西亞人騎在白馬上，並且他們在當代的世界裡，一舉而成爲最出名的

弓箭手。巴西亞人的弓箭手在當代世上是可怕的、甚至征服那不可征服的羅馬，對於這句「巴西亞人射」(Partion shot)至今還意味着，一個決定性的、毀滅性的打擊、是沒有辦法再還手的。

所以，在此的白馬和其騎士拿着弓，代表着軍國主義和征服。

在此有一些事情是渴望人們認明與學習的：軍事武力的征服已被當作是代表一種迷人和浪漫的東西，但軍事武力的征服通常是悲劇的。當尤里比得斯(Euripides)主前四八〇—四〇六年的一位希臘悲劇詩人希望將戰鬪的情況描述於舞台上時，他不帶上一支軍隊和軍旗，而用一位彎腰狼狽的老婦由一位哭泣且失去雙親的孩子領着路來表現。當西班牙內戰時，有一位新聞記者說道，他如何忽然間意識到戰爭是什麼：他在一個西班牙的城市裡，敵對黨正發動一次游擊戰鬪，他看到有一個小男孩沿着人行道在走着，很明顯地是走迷了，狼狽不堪和驚惶地拖着已經沒有輪子的玩具，忽然間，一聲來福槍射擊的聲音，這個小男孩應聲倒地死了。這就是戰爭。在這個可怕的時代悲劇性的恐怖中，約翰首先安置這匹白馬和騎士拿着弓，這是個以軍事武力之征服所產生的悲劇性異象。

• 爭戰的血紅馬

六：3-4節

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

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

第二匹馬和其騎士的功能就是從地上奪去太平。這匹馬和其騎士代表着互相殘殺的爭戰。破壞的爭戰令人攻擊人、國攻打國，使人陷於悲劇性的毀滅混亂之中。這段經文有兩個背景。

一、約翰寫作的時候正是互相殘殺、爭戰分裂的時代：在大希律王朝之三十年前，約於主前六十七-三十七年間，單單在巴勒斯坦就有不下十萬人在一連串流產的反判與革命中被消滅，主後六十一年於不列顛曾引起了叛變，這叛變是關聯到名叫布阿迪西亞女王（Queen Boadicea）的，不久旋即被羅馬軍隊救平。在平定這項叛亂時，布阿迪西亞自殺，十五萬人被殺。內戰和互相殘殺的爭戰之「紅馬」，就是代表着流血的反叛和革命遍行全地。

二、猶太人認為末日時刻的景象是：正如人所知道世界末日有一個根本的成分，就是所有的人際關係完全破裂——弟兄攻擊弟兄、鄰舍攻擊鄰舍、這城攻擊那城、這國攻擊那國。（以賽亞書十九：2）他們各人彼此揪住，舉手攻擊（撒迦利亞書十四：13）；從日出到日落，他們互相廝殺（次經以諾書一〇〇：12）；在那時，朋友要互相殘殺互相爭戰，如同仇敵。（次經以斯拉續編下卷五：9、六：24）；他

們將彼此仇恨，彼此憤怒到爭戰；一些在戰爭中倒下，一些在痛苦中滅亡，一些將被他們自己毀滅（旁經巴錄二書七〇：218）。嫉妒將由他們當中沒有思想的人中產生，痛苦將由太平者之中產生，許多人將在怒氣中被攪起傷害許多人，他們將叫醒所有的人爲的是流血，到結尾他們都將全部互相毀滅（巴錄二書四十八：37）。

這個末日異象，是一個所有人際關係都破壞時的異象，世界就像是一個充滿憤怒的沸鼎。

到現在還真是如此，在一個國家裡，人與人還是隔離着、階級和階級隔離着。人內在的憤恨乃是根基於競爭的野心和自私的慾望，這就是毀滅；在世上的國攻打國只是加速了它的末日而已。

• 飢荒的黑馬

六：5-6節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着天平。

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

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

這段經文的背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概念。我們應當記得：約翰所給我們的，不是一件事情結尾的報告、而是預示末日之先所要發生的事件與記號，並給予末日的警告。所以，此處的「黑馬」及其騎士，代表着飢荒；這個飢荒，是非常厲害的，並招來極大的困境，但還不是很凶猛，尚有麥子——但索價甚高；酒和油也都不受影響。

巴勒斯坦三種主要的農作物就是小麥、酒與油，這三種是通常提及的，在舊約聖經上也是常描述的（申命記七：13；十一：14；廿八：51；何西阿二：8、22）。這匹馬上的騎士，手持一個天平，是象徵舊約裡的一句話「吃餅按分量」（to eat bread by weight），這是形容大飢荒之意。在利未記有着上帝的警告：假如以色列百姓反叛或不順服，「那時必有十個女人在一個爐子給你們烤餅、按分量秤給你們，你們要吃也吃不飽」（利廿六：26）。另外，上帝也曾對以希結說：「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斷他們的杖，就是斷絕他們的糧，他們吃餅要按分兩，憂慮而吃，喝水也要按制子，驚惶而喝。」（結四：16）

當小麥缺乏時，酒和油並不盡然會像穀物一樣有着不正常的情況。因橄欖和葡萄比穀物有更深的根；較能耐乾旱，可補助穀物的收成。在約瑟的時代，當大飢荒時，雅各差遣他的兒子們，下埃及去羅糧，那時約瑟還有辦法託他的弟兄帶給他的父親雅各一項禮物，那就是「這地土產中最好的乳香、蜂蜜、

香料、沒藥、榧子、杏仁」(創世記四十三：11)。在那裡的情況，酒和油的產量是很豐富的，而小麥就較珍貴了。情形就是：奢侈品豐富，而必需品很缺乏、很難得。

從這四活物所發出的話語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飢荒的程度：一升小麥和三升大麥都索價一錢銀子。這裡的一升是一克立(choinix)，相等於兩品脫(註：英制一品脫約合〇、五七公升)。很明顯的，這在古代正好是一個人一天的食物分配量。一錢銀子相當於九毛錢，這乃是當代一個工人一天的工資。在正常時，一錢銀子約可買到十六升的穀物；也可買到十二升的小麥，或可買到三、四倍的大麥，因大麥較為便宜。約翰在此所預言的這一個情況，一個人必須花費全部的工資，才夠為自己買一天的食物，此外，全無所剩可買其他生活的必需品。倘若他結婚了，也根本無法為他的妻子家庭買什麼。假使將小麥的錢換買較多次等的大麥，他可設法給他的妻子及家庭一些所需的，可是他自己就不能再買什麼了，這個情況的描述，乃是一個人只能保持他的身體和靈魂的半飢餓狀態而已——不能再多了！

我們已經見到了，雖然約翰在述說這個末日之先的預兆，但是他却用人所能了解實際的歷史情況，用言辭描繪出來。在尼祿皇帝的時代，曾有幾次相當嚴重的荒災，幾次的荒災下來，只剩下富人的奢侈品不受影響。在尼祿的時代曾有一次，有一隻船從亞歷山大城到達義大利，飢餓的群眾認為是一隻糧船，因為所有的糧船均來自亞歷山大城；當他們發現這條船所裝載的是一種從尼羅河三角洲運來的特級砂，是要撒在競技場上預備革鬪表演時用的，都很憤慨，於是他們在飢餓的情況下起了暴動。但是在這整

段的經文中，可發現這是當多米田（註：主後八一至九六年一位殘害基督徒的羅馬皇帝）在位時，一些確實事件的奇妙回應。約翰寫這本書時，正好是在這個非常的時代；那時，正是一個相當缺糧的時候，却有過剩的酒。於是多米田採取嚴厲的法令措施，規定不許再種植新的葡萄園，並且國境內半數的葡萄園也要砍掉。這個法令在亞洲的殖民省份公佈時，約翰正好在寫這部書。這個法令幾乎造成叛亂，因為這些葡萄園正是這些省民主要的收入來源。面對這次百姓暴動的反應，多米田收回成令；實際上，他反而公佈：有誰還讓他們的葡萄園休耕的將被告發。在此，是一幅表示缺乏的糧食特別圖畫——當時還是禁止干涉供應酒和油的時代。

因此，這是一幅飢荒的圖案，在飢荒時，浪費還是可能的。因為當時有些事常常錯得可怕，且根本不合道理，如患不均——有的太富有、有些就少得可憐；有些人奢侈地生活着，而有些却在困厄中。這種情況通常是在顯示那個社會正急速地陷於毀壞與滅亡之中。無論何時；凡是富有的人喪失了對那些困乏者的責任心，那就是離大災難不遠了。

這段經文中，還指着另一個有趣的重點，那就是：從這四活物中發出聲音述及飢荒之代價。我們已很清楚地知道這四活物乃是象徵着所有自然界中最傑出的存在者，聲明大自然界中人類饑饉之實況。人類的悲劇，往往是因生活在自然界豐富的出產以及在過剩的浪費中發生。許多百姓從未得到富足，生活上根本供給不足，那種不足，常是由於他們在分配上的自私、欠公正、不公平所引起的現象。這四活物